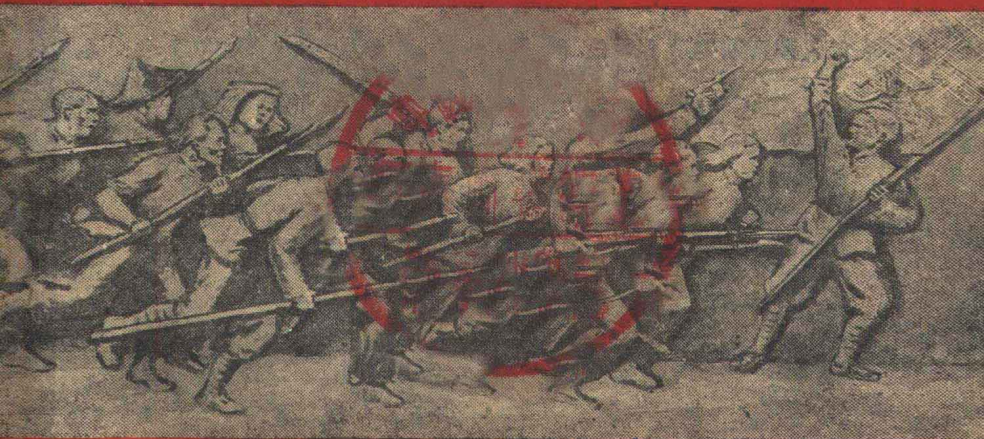


閩西革命斗争史資料

第二輯

紅四軍入閩

中共龍岩地委党史办公室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閩西革命斗争史料

第二輯

紅四軍入閩

中共龍岩地委党史办公室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紅 四 軍 入 閩

中共龍岩地委黨史辦公室編

*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東路得貴巷18號)

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福州第六印刷廠印刷 福建省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1/9 字數45,000

195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59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數4,091—17,100

統一書號: T11104·3

定 價: (6) 一角九分

編者的話

閩西是革命老根据地。閩西地区的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了長期、艱苦而曲折的鬥爭，創造了許多光輝的事跡，也有着不少寶貴的經驗和血的教訓。全省以至全國人民，很久以來就有了解閩西革命鬥爭歷史的願望，要求有一部比較詳細的介紹閩西革命鬥爭歷史的書，為此，我們編輯了這部“閩西革命鬥爭史資料”。這是由一些堅持革命鬥爭的老同志寫的回憶文章和本室工作人員調查、整理的材料彙集而成的。這些文章，每篇都以通俗的語言說明了一定的史實，但各篇間又有一定的關聯，將來彙集起來，就可以概括地看出閩西革命鬥爭的面貌。

由於條件限制，目前書里的文章還不能按歷史時期的順序出版，但為了配合正在開展的革命傳統教育，供給必要的資料，因此，先分輯付印，以後再予合訂。

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對要求了解閩西情況的讀者、研究歷史的讀者有所幫助。同時，也希望曾在閩西進行革命鬥爭的同志、熟悉閩西革命歷史的同志多多供給我們稿件，支持我們出好這部書。

中共龍岩地委黨史辦公室

紅軍第四軍司令部

佈告

紅軍宗旨。民權革命。本軍出師。聲威遠震。公賁公責。事實為証。全國各地。壓迫太甚。土豪劣紳。橫行鄉鎮。白軍士兵。飢寒交迫。洋貨越多。國貨受困。小資產者。帝國主義。將馮閻奉。同床異夢。口是心非。各處人民。遭其蹂躪。更有甚於。互不相容。飯可充飢。藥能醫病。黨主張。極白送性命。地主田地。農民收種。債不要還。祖不送。增加工錢。老閹担任。時工作。恰好相稱。報方官軍。匪徒改訂。以前行。可土兵。果進稅法。最為適用。苛捐。除皆不。城市商人。積錄果寸。工。祇要服從。對待外人。必須嚴峻。外。兵。打倒列強。人不承認。人。高。統一中華。舉國慶祝。舉。合。國民政府。一舉。舉。奪取政權。全國工農。風發雷奮。在民衆。佈告四方。革命成功。查在民衆。佈告四方。

軍長 朱德
黨代表 毛澤東

公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

月

日

目 录

編者的話

龍岩后田暴动..... (1)

紅四軍入閩..... (12)

三年游击战争片断回忆..... 刘永生 (30)

抗日战争时期閩西革命武装斗争回忆..... 刘永生 (40)

回忆王濤支隊在閩西南的武装自卫斗争..... 林映雪 (51)

解放战争初期的武装斗争..... (60)

龍岩后田暴動

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陰曆二月十三日）龍岩縣后田村的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暴動。它是福建人民舉起武器向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進行鬥爭的最早的一團烈火；因此，就富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后田農民的革命鬥爭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從廣州毛主席親自主持的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的郭滴人同志到此地進行革命活動而開始的。

在國民革命軍未占領龍岩之前，這裡是北洋軍閥孫傳芳屬下周蔭人部統治着。廣大農村除軍閥外還有豪紳地主掌握着生死大權，他們任意的剝削壓迫人民，雖然一九二六年是豐收年，但農民還是過着荒年的生活。龍岩的土地，百分之七十為地主所占有，百分之二十是“福會嘗田”，這種田名義上是公田，實際上是豪紳霸占的；余下的百分之十為農民所有。無地少地的農民只好向地主佃耕，地租高達百分之六十。每到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只好向地主借谷借錢，受高利貸的剝削。龍岩城的商業資本家，由於洋貨的傾銷有所發展，他們和軍閥、地主階級勾結起來，採取高價出售貨物、賤價收買農產品等辦法壓榨農民，有的還到農村購買土地。因此龍岩的收租土地，有一半掌握在商業資本家手里。軍閥則強征暴斂，單一九二六

年龍岩捐稅就有四十多種，每人負擔達二十八塊光洋，這叫農民怎么能負擔得起呢？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龍岩人民對於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莫不暗中稱慶。九月下旬，周蔭人部乘革命軍北伐之際，擬先發制人，大舉向廣東的潮梅進攻，結果為國民革命軍擊退，國民革命軍乘勝北上追擊，十月六日在永定、上杭一帶與敵接觸，周敵潰敗，敵旅長杜起雲、曹萬順起義。龍岩遂屬革命軍統治，成立有我黨參加的國民黨縣黨部，知事改稱為縣長。

年底，國民革命軍占領福州，設政務委員會於福州，並派張旭高（共產黨員）為岩（龍岩）平（漳平）寧（寧洋）監察使，署設龍岩縣城。一九二七年二月間，監察使在龍岩召開了各界代表大會，通過了“打倒土豪劣紳”、“實行二五減租”、“組織農會”等決議，還扣押了曹銀的“國會”議員連賢基，影響很大。當時稻子還未下種，“二五減租”沒有實現；而龍岩的土豪劣紳的當權派杜連茹，張旭高並沒有向他開刀，反而讓杜參加各界代表會議。同時，龍岩的武力掌握在武平軍閥藍玉田的副官羅步月的手里，社會上的一切和北伐前相差無幾。

但此時，郭滴人同志仍隱蔽在農村活動，他到后田、西山、湖洋等地宣傳海陸豐農民鬥爭的情況和經驗，組織農民協會。在這些農會中以後田的農會比較健全，領導成分也較為純潔。因為它是採取個別發展扎根串連的辦法發展起來的，有兩

重的組織形式，一重是秘密的，一重是公開的。先由積極分子組織秘密農會，作為黨領導農民進行革命鬥爭的領導力量，以後再由秘密農會發展為公開農會。公開農會是群眾性的組織，凡是擁護革命、同情革命的農民都可加入，這就便利把黨的鬥爭口號、鬥爭任務貫徹到群眾中去。因此，後田的農會在“四一二”事變後沒有垮台。

國民革命軍在長江流域的勝利和各地工農運動有了新的高漲的時候，國民黨蔣介石在帝國主義收買下叛變了革命，勾結封建勢力壓迫群眾，搗亂工農團體，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受了失敗。由於國民黨的叛變，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在工人階級領導下，聯合農民來實現，因此黨領導農民的土改革命鬥爭便開始了。此時，龍岩也開始清黨反共，罪首是杜連茹，他勾結羅步月打爛我黨領導的國民黨縣黨部，逮捕了共產黨員和國民黨的左派人士，解散了工會和農民協會，群眾情緒一度顯出消沉。

七月，鄧子恢同志從江西回來，和郭滴人同志接上了關係，從此龍岩的農民革命鬥爭在郭滴人和鄧子恢同志的領導下，蓬勃的發展了。

鄧子恢同志是龍泉鄉人，他在一九一七年獲公費留學日本，後因家庭生活困難，於一九一八年回國。一九二一年回到家鄉，擔任小學教師，聯合了進步青年組織“奇山書社”，一九二三年又在“奇山書社”的基礎上出版“岩聲報”。這個報刊專門揭露當時軍閥官僚與土豪劣紳貪污舞弊、壓迫人民的黑

幕，很受各界進步人士的欢迎，因此名望很大。此时，他受江西崇义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緝而撤回家鄉的，他回來后发动了家鄉的農民進行了勝利的减租斗争。这个消息傳到后田后，立即請他去演說。后田農民听到農民貧苦并不是命运注定的，而是受那些活閻罗（軍閥、地主階級、官僚）的压迫和剝削的，就感到有翻倒这些活閻罗的必要。鄧子恢同志對他們說：農民要过好日子，只有團結起來，打倒豪紳地主，不要說减租减息，就是不要交租不要还債也有办法。農民听了很高兴。

此时，龍岩为泉州土匪陳國輝部接防，与土豪劣紳相处尚未融洽，站脚未穩；同时，龍岩人詹調元是福建省党部主要負責人之一，他手下无人，派了苏慶云（共產黨員）來龍岩担任縣党部常务委員，龍岩共產党的組織以此有利时机進行公开活动，发动群众，冲破白色恐怖，派郭滴人等同志参加國民党的縣党部。郭滴人同志任組織委員，謝宝堂同志为宣傳委員，鄧子恢同志为秘書。当时農民协会除后田等几个鄉村較健全外，余多已垮台了，因此，当时主要的任务是繼續开展農民运动。經過三个月的时间，运用了后田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結合的經驗，采取了波浪式和跳躍式的发展的方式，恢复和发展了農民协会，到十一月中旬，全縣有三分之二以上地区組織了農民协会，會員达十万人。

后来，陳國輝与土豪劣紳杜連茹、林尙軒、鄭菊人、林叔洪等勾結上了，見到農民运动猛烈的发展，开始走向反动。

十一月，蔡廷鍇的十一軍过境，到了通中，他們喊着“肅

清閩南土匪”的口號。黨研究了情況，準備歡迎十一軍進城，驅走陳國輝。陳聞風率隊逃到漳平，城內一時沒有軍隊，郭滴人同志利用這個機會來教育從四鄉來城迎接十一軍的群眾反對豪紳地主。

郭滴人同志對群眾說：“為什麼我們受苦？”

群眾答道：“因為閩南土匪陳國輝部隊壓榨我們。”

郭又問：“陳國輝是外來的軍閥，為什麼能站得住腳？”

群眾答：“因為有杜連茹、林尙軒、鄭菊人、林叔洪這些豪紳地主。”

郭又問：“那麼，我們怎麼辦？”

群眾大喊：“抓他們！”

於是群眾一哄去抓豪紳地主。抓鄭菊人時，鄭開槍抗拒，引起群眾更大憤怒，遂把林叔洪的屋子燒掉，這是閩西人民第一次暴動。

十一軍走後，陳國輝部又開返龍岩，通緝郭滴人、鄧子恢等同志，大肆逮捕農會幹部，解散農會，參加農會的都要罰款，大多數農會因此處於停頓的狀態中；但是後田的農會還繼續的存在着，並建立了青年夜校和青年國光館，進一步的把青年人組織起來。

接着，中共中央委員會“八七”緊急會議的文件發到了龍岩，龍岩黨遂確定以“爭取群眾、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為當時的鬥爭方針，並檢查了前一階段的工作，認為，今後農運工作中必須注意三個問題：

一、发展農会必須采取后田農会的个别串連紮根的方法，在農会組織中必須以雇、貧農为核心（当时許多農会組織是中農領導的）；

二、必須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結合（農会垮台多因不注意秘密工作）；

三、創造經驗，在農民中建立党的組織（当时吸收党员还停留在知識分子中）。

为此，党派了鄧子恢同志到后田建党。他在后田发展了一个雇農陈錦輝为共產党员，这就是閩西的農民最早参加中國共產党的一个。从此，党的基層組織的成分从知識分子轉到農民，如果不是这样的轉变，暴动是沒有胜利的可能。繼陈錦輝之后，又发展了陈木海、陈坤隆、陈玉清、陈炳清、陈河清等人入党，建立了后田鄉支部，支部書記由陈錦輝担任，成为龍岩縣由農民参加共產党而建立的第一个支部。这就为后田暴动做好了組織的准备。

后田暴动的特点是从夺取地主階級武裝开始，而一步步的走上高潮的，其中既有群众运动也有武裝斗争，互相呼应地发展着。

現在先談一談夺槍的故事吧！

龍岩的農村經濟在國民黨反动派叛变革命后更加破產，洋貨充斥，使龍岩的土特產如紙、木排、刨烟、茶、鞭炮等銷路日形停滯，因此失业工人和失业農民日益增加。除一部分能出外做苦工外，只好在家里过半飢餓的生活，有的就以当土匪为

出路。这些土匪又为各地地主階級的当权派所利用，作为打家劫舍的工具。后田是龍岩永定交界的大鄉村，这里地主階級为了保护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購置了四支五响槍、二支單响槍，雇了六名壯丁來防守。

因此，夺取地主階級的武裝，成为農民暴动的首要任务。

夺取武裝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党筹划了八十塊光洋，買了一支曲尺，在一个夜里派人到山頂去鳴槍，另外布置了一些人散布“永定土匪要洗劫后田”的消息。第二天，整个后田騷动起来，地主十分恐懼，急忙召集全族計議，討論对策。地主陈水旺問大家怎么办？大家都說單靠地主雇的六个壯丁是无法防匪的；有的說把槍交給青年國術館，由全村青年來担任防匪警衛。地主划算了一下，雇用六名壯丁，每人每年一百二十元光洋，如果交青年去防匪，可以節省了一筆支出，便滿口答应，把槍交了出來。

接着，農会就发动農民進行减租，开始时，地主不肯，但是，農会态度很强硬，并做了决定：“地租一定要减，不减就不交租。”后来，地主无法，便請農会干部去議租。陈錦輝同志对地主說：“農民实在困难，如果不减租，沒有东西吃，就会到你家來吃；而且，現在全村青年出力防匪，每年为你們節約千余元，如果不减租，自己顧不了，那能顧你們，以后被土匪殺了，也怪不得我們了。”地主看到農民态度很坚决，只好答应减了租。

减租斗争勝利后，又轉上反捐稅、向豪紳家長算公嘗賬。

龍岩的公嘗財產多，管公嘗的家長十个有九個是貪污的，發動算賬，團結面寬，打劫面小，收效很大。除這些鬥爭外，還實行平糶、禁糧出口等革命措施。

這一系列的革命鬥爭，引起了地主階級的不滿，他們把后田黨支部領導的各個組織，看成眼中釘，便在鄉中拉攏了一部分落后的老農民和流氓分子組織了“老人會”，重新設置武裝，組織“拳武館”，和革命勢力唱對台戲。

“老人會”組成之后，他們卑鄙的企圖暗殺在后田村工作的共產黨員陳品三，這個陰謀被暴露出來后，大家非常憤怒，認為必須“以牙還牙”來對抗地主的陰謀。

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陰曆二月十三日），后田村的地主把公嘗會季的公款買了牲口來供奉關公，做“關帝福”，通知“老人會”的成員參加宴會。這個宴會設在“拳武館”。黨領導農民乘這個機會到館分豬肉，地主不肯，并叫狗腿拿了木棒毆打農民，引起了農民普遍的不滿。后田的黨支部認為暴動的時機已經到來了，便動員了青年國武館的武裝力量，趁晚上“老人會”會餐時，中途截擊反動武裝，終於把地主階級的走狗陳北瑞打死在路旁，后又沖進“拳武館”，收繳他們的武器，地主見勢不好溜走了。

立刻，陳北瑞被殺的消息傳了出去。有的說：“造反了！”“子侄殺人了！”有的說：“這是惡人惡報。”為了進一步教育農民，爭取群眾，夜里鳴鑼開會，陳錦輝對鄉親說：“關帝福的豬肉是大家的，大家要求分豬肉是合理的，陳北瑞

出來毆打群眾，我們把他殺了，並不是什麼‘子侄殺人’，而是農民殺死階級敵人的走狗。我們不僅為了殺這個壞蛋，而且我們勞苦群眾還要武裝起來，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而鬥爭”。凡參加會議的都分了豬肉，青年們把分到的豬肉集中起來會餐，慶祝鬥爭的勝利，這就是后田的暴動。

第二天，后田黨支部進一步的領導農民燒毀田契、賬簿、契約，並開倉分糧，一下子把二百多桶的谷子分個干淨。分糧之後，黨認為反動派的進攻是不可避免的，便發動群眾武裝起來，農民普遍購置了三毛錢的一把小刀來武裝自己，“嚴陣以待”。

地主逃到龍岩城，求請陳國輝匪兵進攻后田，龍岩縣的小軍閥林尙軒也派兵配合。二月十七日晚上，陳國輝匪兵到了后田村口，被我守哨的同志發現，鳴槍射擊，后田的群眾徹夜鳴鑼槌鼓喊殺助威，匪軍一時摸不着底細，不敢冒進，相持到十八日黎明，匪軍才從畚頭、東坑口、白土圩、榴坑等四路圍攻后田。黨為了避免無謂犧牲，便領導群眾有組織的撤退，武裝部隊二十多人由鄧子恢、陳品三等同志率領下退到隘頭，開展游擊戰爭。

陳匪占領后田歷時一個多月，積極培植當地反動勢力，建立民團組織，並大肆搶掠洗劫，群眾不堪其擾。這個時候，有些農民情緒低落，對革命產生懷疑，說我們害死人。后陳國輝匪軍撤走，我們的游擊隊回來，鎮壓了反動的地方族長陳貴堂，壓抑了地主階級的兇焰，農民也不罵了，鬥爭情緒又高漲

了。这一支游击队就是閩西最早的一支游击队，后来成为紅軍五七团的組成部分。

后田人民经过这一次洗劫，充分的認清了地主階級和反动派的猙獰面目，增强了階級仇恨，積極地進行“解放龍岩城，打倒陈國輝”的准备工作。七月，福建省委書記王海萍來閩西，传达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过的“中國現狀与共产党的任务決議案”。在決議案中指出当时斗争的总策略为：（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大限度的組織的性質；（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農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的農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証工人階級的爆发与農民暴动互相贊助互相聯絡。根据这个总策略，决定实行閩西总暴动，調上杭古蛟和永定金沙的武裝集中后田，配合后田的游击队攻打龍岩城。

八月六日（陰曆六月二十一日），各路游击队从后田出发，到白土圩搗毀反动机构，向群众宣傳“打土豪、分田地”。中午，听到謠傳說陈國輝已开走了，我們部隊遂分兩路進攻龍岩城：古蛟來的一路繞道蓮花山背，潛至南門河邊，冲过浮桥襲击南門；另一路为特委領導的后田、永定金沙的部隊和大批东肖区的農民，經曹溪圩，直冲西門。一路上高呼“大家打陈國輝去！”不少農民听到口号，持了農具参加战斗隊伍。人数甚多，声势浩大。不意行抵西門外，突然遭受陈國輝匪兵伏击，倉猝应战，驚慌失措，我方被打死了几个人，就退了出來；南門一路冲到南門桥，奈城門已关緊，无法冲進，相

持一、二刻鐘，也撤回后田。这一次攻城結果，軍事上虽然失利了，但在政治上影响很大。第一、攻城之后，陈國輝軍閥不敢任意下鄉征收捐款；第二、龍岩人民都知道共產党領導下的農民潜在着很大的革命力量，是可以推翻豪紳地主的統治。从此，“暴动”这个坚决的口号傳遍了全龍岩，各地農民莫不躍躍欲动，因而使党的組織工作、思想工作的進行得到很大的效果。

現在用一九二九年七月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決議案的一段來結束本文。

“白土的斗争，从前年减租到去年平分猪肉、平糶、算賬、二月捉委員、殺土豪的走狗、捆家長、繳槍，一步一步走到高潮，这个方法本是对的……但……至六月蛟洋紅軍攻城既不是群众的又不是有准备有目的的，只算是一种軍事投机的举动。”